



启蒙运动经典译丛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SENSE

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

[英] 托马斯·里德 著

李滌非 译



启蒙运动经典译丛

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SENSE

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

[英] 托马斯·里德 著

李涤非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英)托马斯·里德著;
李涤非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1
(启蒙运动经典译丛)
ISBN 978 - 7 - 308 - 06546 - 7

I. 按… II. ①托…②李… III. 心灵学 IV. 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1280 号

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

(英) 托马斯·里德 著 李涤非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杨苏晓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177 千字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6546 - 7

定 价 34.00 元

总 序

启蒙运动的多副面孔

作为人类全面深刻认识自身本质、能力和责任，反思人与自然、社会之关系的一场巨大社会思想运动——启蒙运动，是西方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西方世界的文化。不仅如此，由于战争、殖民、贸易及和平的文化交流，它的影响也流布到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其主导的思想观念乃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创导并发展起来的。严格地说，21 世纪初的我们仍然是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产儿。

启蒙运动作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波及许多国家和领域的一系列思想运动的总和，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大的张力。彼得·赖尔和艾伦·威尔逊撰著的《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涉及的国家有十六个，涉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人士超过百位，足以证明这场运动涉及范围之广，领域之多。

“18 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更应该看作是一个“家族类似”概念，很可能并不具有人们一直以来所定义的某种本质主义内涵。当然，我们可以隐约发现某些共同的“思想意向”

和“理论企图”。比如，对人类凭借自己能力（理性、情感和经验）摆脱神权和其他神秘力量的统治，形成世俗社会的合理秩序，达到幸福生活状态的可能性持有某种信念，以及对这种信念进行多个角度的阐述、解释和论证，等等。各国、各个流派的启蒙思想家可以在相信人类自身具有不依赖外部力量追求幸福的能力这一点上团结起来。但是，将这种内涵上的共通性加以夸大是不适当的。在已经远离了启蒙运动的今天，我们可以逐渐辨认出启蒙思想家的多副面孔。在大陆欧洲，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三大理性主义系统都导出了自成一体的启蒙思想，彼此之间的差异不应该被简单略去；在英国，培根、牛顿力学体系和洛克的经验主义思想带给启蒙运动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一旦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那个时代，就能够发现，启蒙思想家之间，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在若干核心观念上，彼此的认识差异极大。

在西方文化大背景下产生的具有某种基本共通性的启蒙思想观念，在其逐渐形成和传播的过程中，是与某个国家自身文化传统及现实情况相结合而呈现出来的，它们是各具特色的思想画卷。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的内部，持不同文化立场的思想家们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观念。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和文化批评运动，是在各学派之间不断的相互批评中逐渐形成的。所谓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诸学派其实是思想交流和论争的产物。

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原因，加之知识社会学机制的作用，国内思想界在很长时间里把目光集中在伏尔泰、卢梭、狄德罗

等法国启蒙学派的思想家身上。法国之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被作为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启蒙运动时期，巴黎是西方文化的中心，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圣地；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催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谱写了很多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故事。但更主要的是，笛卡尔所创导，经由启蒙运动大大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与近代社会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成为主宰人类思维的基本观念。毫无疑问，我们都曾生活在这样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

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及其导致的问题意识的改变，那些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甚至一度被忽视的启蒙思想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中，苏格兰启蒙学派正是这样一个日益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启蒙学派。

所谓苏格兰启蒙学派，乃是指18世纪上半叶到该世纪末，活跃在苏格兰地区的持启蒙思想观念的知识群体。人们一般认为，该学派的重要创始人和主要成员是弗兰西斯·哈奇森、托马斯·里德、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弗格森、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等人，来自爱尔兰的埃德蒙·伯克因为长时间在该地区活动，也常被人归入该学派。

虽然苏格兰启蒙学派内部各种思想观点之间的分歧也不小，彼此之间的争论也很激烈，不过，它们也表现出了某种相当一致的特性：在哲学上，这个学派表现出了强烈的经验主义和反唯理论的特色，并且常常与心理学和认知理论联系密切；在社会理论上，这个学派重视个人知识在形成人类秩序中的作

用，也更加重视个人的局部经验（哪怕是错误的）在社会演化中的重要性；在经济理论上，众所周知，它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哈奇森的道德情感主义、休谟的怀疑论、里德的常识哲学、斯密的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弗格森的演化社会思想……所有这些都与大陆哲学影响下的理性主义启蒙学说有相当大的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 20 世纪人类政治实践的巨大挫折才促使人们返回到苏格兰启蒙学派。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学者，在学理上把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主义政治实践与笛卡尔主义产生出来的法国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把 20 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危机归于唯理主义者们的“理性狂妄”。在他们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认识到，应该批判和清算法国启蒙学派的思想遗产，人类须从其他方面寻求思想资源。众所周知，米塞斯从康德那里寻找新体系的脚手架，而哈耶克则转向了斯密和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

除了政治实践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的道德后果问题也是苏格兰学派受到日益关注的重要因素。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机制给个人带来的德性败坏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宏观后果，在 20 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愈演愈烈，让人担忧。而以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此早就有自己的思考。斯密对商业社会道德后果的忧思贯穿了《道德情操论》最后一版的全书。今天，再一次披阅他的作品，对这一点会有深刻的印象。最近三十年，国际学术界对《道德情操论》日益重视的程度大大高于斯密的另外一部作品《国富论》，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中国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方面的研究显著滞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阻隔，这个学派的主要作品从未被系统和集中地介绍到中国学术界。《人性论》和《国富论》虽然较早被译介给汉语学界，休谟和斯密在中国也可说是妇孺皆知的大思想家，但很少有人把其与苏格兰学派联系在一起。弗格森的重要作品虽然也译成了中文，但似乎并未引起应有的反响。至于哈奇森、里德和斯图尔特等人的作品，从未被完整和系统地翻译成中文。

今天，当我们开始清算指导政治实践的唯理主义，反思和怀疑指导经济生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时候，需要对苏格兰学派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鉴于此，我们策划了本译丛。希望它们的问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内知识界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了解和研究。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本译丛的组织出版是一项需要各方支持的探索活动。由于国内研究苏格兰学派的力量十分薄弱，而18世纪的英语经典学术翻译不仅要求较高的语言能力，更要求对相关主题有相当的研究。尽管各位译校者尽心尽职工作，但限于水平和经验，一定存在不如人意之处，祈望各位读者包涵。

罗卫东

2009年3月

导 读

国内出版界首次引介托马斯·里德 (Thomas Reid, 1710—1796) 的著作,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学习或了解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 托马斯·里德应该是必要的一环, 不可遗漏。

尽管“托马斯·里德”的名字并不为人熟知, 但多少了解一点西方哲学史的读者, 对他的思想应该不陌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在讲到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时候, 都会勾勒出这样一条大致的发展逻辑: 从洛克奠基开始, 经贝克莱, 至休谟而达致极端怀疑主义。但深入的研究发现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不过这条线索还是会在我们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而“整理”出这条线索, 并对之进行深入阐释的, 正是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里德。如此的哲学史理解方法, 不仅曾在中国的哲学教育中长期占据正统地位, 也一度是欧洲及北美哲学史教科书的标准版本, 影响极其深远。哲学家的思想有时会以这样一种隐蔽而微妙的方式塑造后人的思维, 这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

在哲学史研究之外, 托马斯·里德“常识哲学”的伦理思想, 也极大地影响了英国及北美的社会道德, 而这一点在北美尤为显然。人心中自然且有普遍性的道德观念, 通过常识哲学

的理论阐述，被上升到信仰和宗教的层面，人们于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良心”，对是非善恶做出有理有据的判断，从而反对非道德论和道德不可知论——这为北美社会占据主流的新教伦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心理支撑。里德的著作语言通晓流畅，非常适合具有一般教养的大众阅读，这也使得他的思想能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并深深地影响普通民众。北美社会主流的道德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建构，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并不多），表明哲学思想不只属于象牙塔中的少数人，且并非与普通大众绝缘。

托马斯·里德是苏格兰人。他自幼聪慧，十二岁时到阿伯丁的马里斯考尔学院就读，是当时在苏格兰学界较有影响的思想家特伦布尔（George Turnbull）最优秀的学生。青年时代的里德接受了贝克莱的哲学，他的知识学说基本上就是从贝克莱那里继承的，其日后较成熟的思想中也有贝克莱的明显痕迹。里德十六岁从马里斯考尔学院毕业时，以贝克莱主义者自许。并且他认为贝克莱式的哲学思辨导致的对外部物质世界独立存在的否定是正当的。

1737年，里德接受纽马卡地方的牧师职位，任职直到1751年。此间他仔细研读了弗兰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论美与德性观念的根源》（*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our Ideas of Beauty and Virtue*, 1725）及休谟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1739—1740）。与休谟的遭遇是里德哲学生涯的转折点。正是休谟使里德意识到，贝克莱式的哲学假设——

即直接呈现于头脑的，除观念（idea）外别无他物——将导致怎样的荒谬。里德对此的直觉抗拒，是出于信仰的考虑。如果像他所理解的贝克莱哲学那样，怀疑所及的只是外部物质世界，并无问题；但若如他所理解的休谟哲学那样进一步的以至于对精神实在的否定，会从根本上摧毁基督教信仰赖以建立的基础，这却是里德所不能接受的。他因此抛弃了观念论，开始创立自己的哲学。

1751—1764 年，里德就职于阿伯丁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这里有着浓郁的学术气息和良好的研究氛围。里德是一位兴趣广泛、学识渊博的学者，他的授课涵盖从自然神学到应用数学的方方面面。在国王学院，里德与格里高利（John Gregory）共同发起创立了阿伯丁哲学学会（Aberdeen Philosophical Society），学会的活动一直延续到 1773 年，享誉当时的苏格兰学界。学会每两星期聚会一次，休谟的著作在这些聚会上总是成为激烈讨论的中心。里德甚至在 1763 年致信休谟，戏称如果休谟不再就道德、政治或形而上学发表高见，自己的学会就无事可做了。正是在这种频繁且高强度的思想碰撞中，里德逐渐形成了自己反怀疑论的哲学主张。他的第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Mind on the Principles of Common Sense*），也是多年来在学会讨论上提交的论文汇编整理而成的，于 1764 年出版。这是里德哲学和学术生涯的早期，此间他的思想多是出于论战目的，尤其是针对休谟的论战。这一时期他还没有形成自己对哲学论题的系统的正面观点。然而他一生坚持的主要思想线索，也都在这一

时期成型：反对观念论和唯心主义，信任理性与道德良知，维护基督教基本信仰，以及其在当时十分新颖的语言论证方法。

1764年，里德来到格拉斯哥大学接任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道德哲学教席。在18世纪的苏格兰学界，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教职是相当显赫的地位。里德在这里的学术活动逐渐变得专致而深入，他的两部成熟著作，《论人的理智能力》（*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Powers of Man*, 1785）和《论人类的能动能力》（*Essays on the Active Powers of Man*, 1788），主要就是从他在格拉斯哥授课的讲稿提萃而成，在他退休后整理出版。这两部著作，分别以知识论和道德论为主题，在基本的哲学思路和论证方法上多有相通之处，它们是里德从正面构建自身哲学的努力。里德作为一位成熟的思想者和哲学家的思维能力，在这两本书中有全面的展现。里德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十六年，留下了大量的资料，199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根据里德手稿和其学生笔记编辑而成《实践伦理》（*Practical Ethics*, ed. by Kund Haakonss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一书，为关于里德实践伦理和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较完整的原始材料，这也是近年来西方学界里德研究的重点。

1780年，里德将授课工作转托给助手，自己则专心于《论人的理智能力》和《论人的能动能力》两部书的编撰，并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直至他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同休谟在多个领域的积极作为相比，他是一位较纯粹的学院学者，一生波澜不惊，鲜有大起大落，学问也做得从容平淡。里德是一位虔诚的

基督徒，为人温和宽厚，在学界同仁中口碑极佳。读者研读里德的著作，会深深感受到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性情使然。同时，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他的影响也不得不提。休谟和里德都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相较而言，里德似乎代表着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流：崇尚科学方法、尊崇理性、重视情感、高扬道德、敬畏上帝。

理解里德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必须有两位大哲作为参照，一是英国的休谟，一是德国的康德。里德的名声固然远不及他们，但离开里德也不容易真正理解休谟和康德，仅从这一点而言，哲学史也不能缺少里德这一环。里德与康德的比较尤其令人深思。同样是对休谟怀疑论作答，康德构建起批判哲学的宏伟体系，然而在谁对休谟的回应更为有效这个问题上，答案并不简单。在当时的苏格兰、英格兰乃至欧洲学界，里德开创的“常识哲学”是颇令人信服且有大批追随者的。里德的自信甚至超过康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结束时已经意识到，至此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人确知和确信本体世界的存在，人类的知识断言仍旧没有真正的依凭；《纯粹理性批判》最早的一些批评者也基本认为这部书适得其反，倒是为怀疑主义助了一臂之力。而里德则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地表明观念论导致的怀疑主义何以是悖谬的，并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的知识理论以取代观念论作为知识断言的根基。他的这种自信，其实并非没有依据。但以思辨深度和体系包容度而言，里德则远不及康德，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的发展一片繁荣，其体系的恢宏，思辨的艰深，表述的优美，气质的浪漫，都不是常识哲学的质朴平淡可以相与

抗衡的。而“常识学派”中里德的后继者们日渐流于对怀疑论的简单批评和嘲讽，自身蕴含的丰富哲学内容却渐渐被遗忘。后人对常识哲学的理解，仅限于它名称中“常识”一词的直观意义而已，这实在是很大的误会。

里德是一个在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中都比较容易找到平衡的人，他眼中的世界虽不完美，但却可亲可爱亦可信，因为他相信整个宇宙和人生都是有序而循理的，而这“序”和“理”最终来自上帝。多有批评家指责常识哲学的浅薄，其实，这种“浅薄”与其说是智力与学识上的劣势，不如说是性格上的平和宽厚。里德在其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思辨能力丝毫不弱，而其文风清晰流畅、机敏幽默又是许多思想家的晦涩所不及的。他的哲学最终依托于他的基督教信仰，他在这份信仰中基本上是安定的，很少经历深刻的思想或生存危机。应该说这样一种气质是符合大多数普通人的，正如思想能力非凡的哲学家里德一贯认为自己是站在常人而非哲学家的立场上，甚至敢于违背人们（包括绝大多数哲学家们）通常对“哲学”的理解，把自己的哲学冠以“常识”的名号。我们今天可以用中文读到里德的著作，我认为，从他的文字中体会这样一种“做”哲学的方式，或许是最能给人启发和教益的东西。

张晓梅

2009年2月

致尊敬的詹姆斯伯爵， 阿伯丁大学校长

阁下：

尽管我知道，本书中的研究会有些新的、重要的东西，但对于它的出版，我还是满腹惶恐。一些非常有洞察力和天赋的人已经讨论过本书的主题，毕竟，有谁不知道笛卡尔、马勒伯郎士、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这些人呢？对于一种完全不同于他们已经提出的人类理解观，那些没有进行过考察的人毫无疑问会出于鲁莽和自负而加以谴责。

但是我希望，那些正直、敏锐的少数人士能够关注他们自己的心灵运作，在作出宣判之前能够慎重地评价此书中所提出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唯一称职的评判。如果他们不赞同（我的观点），那么我可能是错的，就应该按照他们的判决来改变我的观点，如果他们赞同，那么大部分人就会跟通常一样，最终将会服从于他们的权威。

无论我的观点与提到的那些人的观点是多么的背道而驰，但他们的沉思使我受益良多，甚至还为我指明了所走的道路。阁下，您知道，有用的发现，其功劳有时不仅属于那些偶然作出发现的人，还应归功于创造机会并引导人们去发现的那些人士。

阁下，我承认，在《人性论》于 1739 年出版之前，我从来没想到去质疑有关人类理解的那些被广泛接受的原则。那位睿智的作者以非怀疑论者洛克的一些原则为基础，建立了怀疑论体系，它让我们没有根据相信任何事情，而不是相反。在我看来，他的推理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或者质疑它赖以建立的原则，或者承认其结论。

但是有哪颗聪明的头脑会欣然承认这种怀疑论体系？阁下，我可是真的不会，因为我坚信，绝对的怀疑论不仅能摧毁基督徒的信仰，也能摧毁哲学家的科学和平常人的审慎。我坚信，不正当的人跟正当的人一样，都可以因信而生；我坚信，如果能把所有的信念都弃之一边，那么虔诚、爱国热情、友谊、亲情和私德，将如同游侠骑士一样都是荒谬的；我还坚信，对愉悦、抱负和贪婪的追逐，跟对高尚的、道德的东西的追求一样，都必须以信念为基础。

散工辛苦劳作，因为他相信晚上会得到酬劳。如果没有这种信念，就不会卖力工作。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即便是建立怀疑论体系的这位作者，在写作时就相信它会被别人阅读并受到关注。我希望他在写作时也相信它会造福人类——也许它最终会起到这种作用。因为我把怀疑论作家看做一种类型的人，他们的任务是挑出知识结构中的漏洞，当这些漏洞被恰当地修补后，整个建筑才能比以前更加坚固和稳定。

令我满意的是，我严格考察了这种怀疑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原则。在我发现它的整个根基就是一条假说时，我一点也不奇怪，实际上，这条假说古已有之，被哲学家普遍接受了，但是我找不到

有力的证据支持它。我所指的这条假说就是，只有在用于知觉的心灵中的东西才能被知觉到：我们其实没有知觉到外部事物，而只是知觉到它们印在心灵上、被称作印象和观念的某种意象和图像。

如果这条假说是正确的，假设某些印象和观念存在于我的心灵之中，那么我不可能从它们的存在推导出任何其他事物的存在，我的印象和观念是我能获得有关知识或概念的唯一存在物，而且它们转瞬即逝，我来不及意识到它们，因此根本就不会有存在。因此，根据这个假说，我所处的整个宇宙、身体和精神、太阳、月亮、星星、地球、亲朋好友以及所有的事物（我认为，无论我是否想到，它们都是永远存在的），都无一例外地瞬间消失了——

如梦如幻，无影无踪。

阁下，我认为，由于哲学家的权威而承认一种假说是不合理的——在我看来，这条假说颠覆了所有的哲学、所有的信仰和美德、所有的常识。当我发现，我所熟悉的所有人类理解体系都是建基于这条假说之上时，我就决定重新探究这个主题，而不关心任何其他的假说。

现在向阁下呈上的研究成果，只涉及五种感觉。我认为，其价值就在于我极其细心地关注过我自己的心灵运作，尽可能清楚地表达了我认为每个人都会感受和知觉到的东西——只要他同样地关注过那些运作。想像力的作品需要有凌驾于普通才智之上的天分，但是知识宝藏通常埋藏得很深，只有那些不辞